

太原城东南山脚下有一古刹名永祚寺，俗称双塔寺，“双塔凌霄”为“古晋阳八景”之一，是太原的地标性古迹。1934年8月的一天，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一早来到双塔，见其雄浑大气、蔚为壮观。左腿不灵便的梁思成吃力地攀上西塔顶，看到塔顶铭文写着：“建旧塔功德主，山东布政司参议傅霖同男傅之谟。”旧塔即东之文峰塔，傅霖是傅山的祖父，傅之谟是傅山的父亲。西塔即后建的宣文塔，也称“舍利塔”，为第十一代晋王朱敏淳采纳五台山福登大师建议而建。

傅山画过一幅《文笔双峰》，题跋云：
双塔用形家者言，补太原文峰，各十三层，朝瞰初旭，垂影河中，云仿佛笔之蘸研池也。
这一小段话可视为傅山对祖父傅霖的致敬。明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），太原士绅推举深孚众望的傅霖为首事，开始“补风水”工程，以“开山川之形胜，创文运之兴盛”，依据即“堪舆家言，谓塔在巽峰，则文运胜”。

这可从邑人王道行（号龙池，曾任四川布政使）《请傅应期主建塔事》一文证之，有云：
间世奇才，避时大隐。森森玉表，并擢秀于青云；采采凤毛，已翔辉于丹穴。荀家兄弟，俱是人龙；谢氏衣冠，无非宝树。……某等洁侯俎豆，推戴宗盟。微一日之欢，创千年之烈。

从该文可知，鉴于傅霖在当地的崇高地位，受到地方士绅委托，请和傅氏兄弟友善的王道行撰文，礼请傅霖出面主持建塔。其时，任礼部主事的东林党人韩万象亦曾监督太原双塔寺修建，韩万象是傅山叔祖傅霈之婿，他娶的是傅霈的长女。

经过3年多的辛劳，于明万历三十年（1602）在太原东南郝庄的山冈上建成一座砖制文峰塔，形制质朴，似如椽巨笔。有塔必有寺，因而还依塔兴建低矮殿堂，命名永明寺，后改名永祚寺。

文峰塔建成5年后，傅山诞生。他的好友戴廷枏在《石道人别传》中写道：傅山3岁时，父亲傅之谟偶然吟诵《心经》的句子，傅山不觉应声诵其下一句。清康熙年间曾任山西学政的嵇曾筠为傅山撰《传》，称“山生而颖异”。

明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），文峰塔建成6年后，第十一代晋王朱敏淳感到永明寺太简陋，与太原“九边重镇”的地位不相称，遂邀请五台山福登大师前来主持扩建永明寺。69岁的福登大师来到太原，以“旧塔微侧，更建新塔”为名，建议晋王在文峰塔西北新建一座佛塔。经过4年的精心建造，明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，在旧塔西北方相距46米的地方建成八角13层新塔，命名“宣文佛塔”，“宣文佛塔”四字，嵌刻在东南洞门上方一层檐下的斗拱空隙之间。清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《阳曲县志》有“福登得舍利藏塔内”记载，说明新塔起着佛塔的功能。福登又建成楼阁式无梁建筑大雄宝殿、三圣阁，终因年迈体弱，积劳成疾，于明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秋抱病返回五台山，3个月后圆寂于显通寺。因未完工的永明寺与五台山敕建永明寺同名，福登在扩建时更其名为“永祚寺”。这一年，傅山才6岁。

据清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《阳曲县志》载，双塔建成之后，楼阁巍然，为晋奇观，自此太原府“连四科两庠，中五人，或七人，或十人，又中解元，其兆足征也”。且云“增八景有‘双塔文峰’即此”。该志所附“新增八景”之“双塔文峰”条，有一段与傅山《文笔双峰》题跋意思极为相似的话：

在城外东南十里许，东南巽地，两峰插天，日初出，垂影河中，犹笔蘸砚。地形家言，文风所在。

文风所在，显示吉兆，这对当时太原府是莫大的鼓舞。不过，其时出生和成长的傅山，却拒绝了科考功名之途。50年后，满是国变兴亡之感的傅山选择侨居松庄。从松庄到双塔寺不到5里地，在其后15年的时间里，他成了双塔寺的常客。

清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正月初一，太原知府周令树到松庄拜访傅山后，邀傅山会饮于双塔寺。时年26岁的潘耒躬逢盛会，作《双塔寺雅集诗》，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录。其时，春始萌动，云气弥漫林麓之间，寺门外风泠泠作响，双塔静静矗立，山冈上晴雪皑然，风檐下挂着冰溜，“相与围炉命酒，讲论道德，元本山川，攀轨依风，不知日之既夕”，正所谓“俯仰同所怀，斟酌幽趣足”。

傅山
与锦绣太原城 ⑪

策杖双塔：
贞不绝俗谓隐君

何远
孙国华
高福庆



傅山画题《文笔双峰》



傅山《乔木硕果图》



双塔雪霁

傅山常到双塔寺，有时还在寺中留宿，更多的是和住持雪峰和尚（字明逸，法号圆壁）茗茶晤谈，诗歌互答，声气相通，时有会心的雅趣。傅山所作《二十三僧纪略》，说雪峰本是“儒教中人也，生于明末，抱不世之材，竟未得一试，后隐于释”。雪峰抛废田庐，让妻子带着老母居山中，自己决然出家。清初，双塔寺因战乱毁坏严重，全靠雪峰倾心发愿，修缮一新。傅山作诗赞之：

可怜双塔寺，破坏欲神丛。小劫随阳厄，中兴得雪峰。慈悲到草木，风韵考圆通。树下如来意，崖边护小松。

有约携尊过，长登圆焰楼。主宾刚接待，钟磬隔墙幽。想起一茶送，闲心半句酬。酒人应得度，鲇面是津舟。

（《喜双塔院得雪峰开士住二首书诒一笑》）

矗立的双塔见证了这一切，也见证了傅山从双塔院出发、篮舆就道的北上之行。当时，有很多人为傅山送行，老友高羽一与傅山相知而信，在双塔脚下和他握别，相期以遂初心。然而，当傅山在第二年春天回到太原时，白云寺的雪林和尚告知高羽一在去年冬天病故了。傅山叹息久之，如负老友，中心如捣。好在84岁的老友文玄锡依然矍铄，在傅山回到太原的第二天就骑着驴来看望傅山。傅山跟文玄锡开怀纵谈，仍是不因物移志、不苟图梁肉的襟怀。傅山心中有一份信念：“非分恣世乱，逸德待天讨。柴门穷父子，坚筑塞翁堡。”（《扶病归里，喜老友玄锡携口腹数种惠顾，即目乱拈三韵》）

凌霄双塔仍然见证了这一切。清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，与傅山相交甚得的阳曲县令戴梦熊曾准备兴建双塔寺的围墙、山门，恰巧于此年升迁离任，未能如愿。清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，傅山父子先后去世。雪峰和尚作诗悼之：

四十年来风雨期，濡毫染泪共淋漓。闭门省对青云客，策杖曾赓白雪诗。不夜庵更伤昔日，浊翁字易感今时。文章父子同班马，青史谁将姓氏遗。（《挽青翁先生偕子寿毛居士》）

岁月淘洗，仍掩不住过往的光华。傅山历400年而为世人仰望，凌霄双塔亦始终为太原之地标。1985年，太原设计的全国第一枚市徽里双塔现身。2002年，值双塔建成400周年，姚奠中先生欣然作记，正所谓：

行旅远来，遥见塔影，即知太原将至；公私外出，回首塔身，渐远渐没，难尽依依之怀。惟此，双塔不仅为古城之标帜，殆同于多情之主人。

于是，仰观则双塔巍峨，俯察则繁花似锦，旁巡则逸韵悠然。履此地者，不徒游目畅怀，抑亦饱文化之芳润矣。

（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